

徐特立入党：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他的一生都与革命和教育事业有关。1927年5月，年过半百的徐特立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用行动宣示信仰，用行动践行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陆定一称赞他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这本教科书也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思考和品读。



毛泽东与徐特立

“破产读书”，教育救国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备尝贫寒之苦中，逐渐成长成为一名进步的知识分子，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1895年，徐特立投身教育，成为了一名乡村塾师，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甚至为此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为读好书而变卖家财，倾尽全力以读书立命，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不拘泥于清末“八股取士”的环境，研读了大量汉学。同时，他广泛接触新学，阅读了《湘学报》《湘报》等大量维新派观点的文章。1898年，徐特立见证了维新变法的惨败收场，他曾寄托希望“变法图强”的理想一下子变得渺茫起来。

此后，徐特立读了长沙城亨乡速成中学，看到民国政府的腐败与政局的混乱，认清了政府的真面目，决心在教育界继续自己的救国事业。42岁时，他远赴法国作了为期5年的勤工俭学。他在20多年间，先后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高小、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并在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精心改进教育方法，培养大批学生和教师人才，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教育家，立志读书也好，投身教育也好，徐特立心中一直都装着国家安

定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但是，救国救民的理想一直没能实现。在历经一次次失败之后，徐特立并没有放弃，仍然不屈不挠在追寻着、探寻着。

革命低潮，危时入党

中国向何处去？年近50的徐特立经过苦苦的追寻，终于找到了明确的方向。1926年12月，徐特立与他昔日的学生、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会面，了解到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的一些状况。1927年春，徐特立便回到家乡主持调查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亲眼目睹了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令人震撼的变化，认识到了大革命推动下、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的巨大能量。这股巨大能量动摇着封建社会的根基，让徐特立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将由工农团结带来的巨大力量开启，救国救民的理想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徐特立开始投身工农运动，担任了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

这一段的工作中，徐特立直观接触到许许多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徐特立看到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为着崇高的目标尽心尽力，感受到他们视民族复兴、民族解放为己任的真心，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认同。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就是这样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在革命陷入困境、处于低潮、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徐特立找到了过去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一头扎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

徐特立从一名有所成就的教育家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找到了真正得以实现理想的办法，并用实际行动捍卫着自己的信仰，体现了他为了民族大义而大公无私的

决心。为了革命事业而舍我其谁的决心。

投身革命，愈老弥坚

人仅仅只是面对更加复杂、艰巨的革命斗争形势而不懈奋斗的开始。徐特立入党的同年7月，南昌起义爆发。年过半百、从教半生的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三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部队一路血战到赣南。1930年，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中，徐特立立即脚不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苏维埃教育，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师范学校、农业学校等各类学校以及各种夜班和培训班，为当地工农干部群众带去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各种生产技术、技能和知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57岁的徐特立是行军队伍中最年长的一位。面对一场场伤亡惨重的激烈厮杀，面对汹涌险急的江河沟壑，面对人迹罕至的草地雪山，徐特立始终以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动员群众参军支持革命，提高红军战士文化水平。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鼓舞着革命战友。1935年到达陕北后，徐特立立即开始着手边区的工作。1937年，毛泽东在给徐特立60岁寿辰的祝贺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而此时，徐特立作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已经奔赴湖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奋战在革命的第一线。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生日，毛泽东为他题词“坚强的老战士”，朱德的题词是“当今一圣人”。

最可爱的人，回家了

鹰击长空，烈士魂归。两架歼-11战机，刺破苍穹，千里护航。降落之际，战机低空通场拉烟，致以共和国的敬礼。

4月3日上午11时40分，搭载第六批10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5件遗物的中国空军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在阔别祖国近70年后，这1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终于回到祖国，并将于4日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志愿军烈士们的遗骸，静躺在红木棺槨中，被缓缓地交接到中国礼兵的怀抱，仿佛在接受着沉甸甸的历史。今天，祖国张开双臂，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们回家。

与10具烈士遗骸一同回国的，还有部分相关遗物，将为寻找烈士的亲人提供重要线索。从2014年到2018年的5年时间里，已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怀抱，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前5批589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上千件遗物中，有数十枚印章，其中24枚印章上的文字图案清晰可辨，顺着这24个名字所提供的线索，今年清明节

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人民日报新媒体等联合发起“寻找英雄”活动，目前已有5位烈士亲属被找到。

在辽阳灯塔市柳河镇上柳村，侯永信烈士的侄子侯甫元和侯辅吉一早就打开电视机，关注第六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现场。侯永信烈士的遗骸是2014年第一批归国的，侄子侯辅吉通过这次“寻找英雄”活动找到了叔叔的信息。

“第一次看志愿军遗骸迎接仪式的直播，红毯、专机、仪仗队，如此庄严隆重，想到五叔当年也是这样……”今年已近70岁的侯甫元说着哽咽了，低下头揉了揉眼睛。“几十年没有信儿，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一天，感谢祖国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当年得知侯永信烈士牺牲的消息后，侯家在村里给他立了衣冠冢。“五叔是从村里参军走的，虽然没见过他，但从小就跟父亲一起祭拜。现在他回来了，我们也心安了。”侯辅吉说，马上清明到了，这次家里儿孙辈的十几口人都要去沈阳祭拜侯永信烈士。“五叔没有子女，我们商量着还是让他跟其他烈士一起安眠在烈士陵园，让更多人纪念他们，也让我们的儿孙多去那里受教育。”



4月3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韩方礼兵(右)向中方礼兵交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兵器知识：79式冲锋枪

中国79式7.62毫米轻型冲锋枪是我国设计制造的第一种轻型冲锋枪，79式7.62毫米轻型冲锋枪是我军80年代侦察兵、现今武警部队、公安干警的单兵自动化武器。它设计定型已20多年，到当今已生产了近30万支，广泛装备部队、武警、公安。这是一款不同寻常的武器，它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利用枪管上方的短冲程挺杆推动操作

杆，进而推动回转枪机。这种系统与AK步枪系列基本相似，保险和握把等外部控制部件也与AK步枪系列相似，这使得熟悉AK步枪的士兵更容易操作。该枪相当轻巧，属于轻型自动冲锋枪，这是由于采用了枪机回转系统，避免了像自由枪机后坐式武器那样采用笨重的枪机。曾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使用。



一级飞行员张尚年：12年飞行2000个小时



一级飞行员张尚年

近日，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走进座座军营作事迹报告。报告团成员、第77集团军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张尚年的深情讲述，赢得官兵阵阵掌声。

2013年5月，芦山抗震救灾任务期间，张尚年接到向宝兴县城挺进的命令。群山之间的宝兴县城，浓云环绕，道路损毁，是地面救援难以到达的“孤岛”。

在之前数次突击均未成功的情况下，张尚年临危受命，毅然起飞。然而，当他驾机飞到一个峡谷中时，突遇大片低云，飞机一头撞了进去，眼前顿时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张尚年驾机升空，果断爬升高度，瞅准了云层中一个小缝隙，快速穿过，成功强降宝兴，为受灾群众送去了急需的粮食与药品。

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起飞降落，一次次勇往直前地挺进救援，在救灾的20多天，张尚年驾驶战鹰成功打通了7条空中“生命通道”，将17名重伤员转运到成都接受治疗。“看着一个个重伤员转危为安，我自己吃再多的苦，冒再大的险都是值得的！”张尚年说。

2013年7月，某型运输机改装后的高

原试飞任务下达，新婚燕尔的张尚年第一个报名参加，挺进雪域高原。

验证新战机在极限高度的飞行数据，是此次任务的“重头戏”。任务当天，他驾驶战鹰不断爬升，在强烈的气流中，机身猛烈地摇晃。张尚年使劲抓着驾驶杆，全力稳住机身，继续向着更高的天空发起冲刺。

超出极限限升300米！那一刻，张尚年成功飞出该型战机的历史新高，飞出未来高寒山地作战的制胜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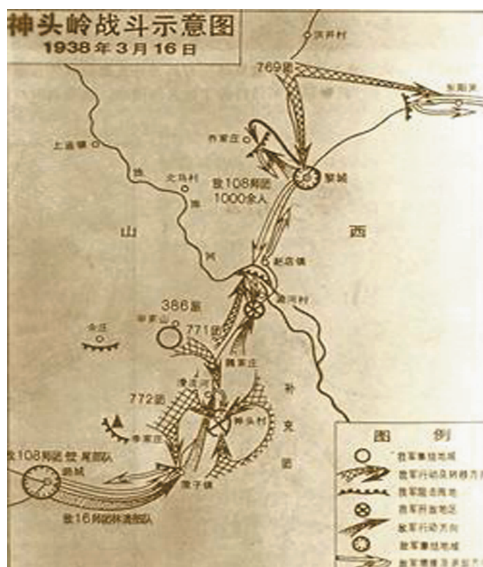
“天空没有尽头，奋斗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追求极致，才能不断超越自己的航迹。”搏击雪域高原、征战演习沙场、边境战备执勤……12年飞行生涯，2000个小时搏击蓝天，张尚年先后参加了10多项重大任务，在祖国的万里长空留下了搏击奋飞的身影。

“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是张尚年最喜欢的歌词，在闲暇时他常常拿出手机听听这首歌。

挚爱蓝天，就要矢志奋飞。再过不久，张尚年又将奔赴高原参加演训任务，他说：“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随时准备起飞！”

以奇制胜的神头岭伏击战

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省潞城县神头岭组织的一次带有神奇色彩的战斗。此役激战2个多小时，我部以伤亡240人的代价歼毙敌1400余人，俘敌8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300余件，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这次战斗沉重地打



击了入侵晋东南地区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策应了兄弟部队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以至于日军承认，这次战斗是八路军“一流的伏击战”。

战法运用“奇”——围点打援。1938年3月8日，第129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批示，拟定了“在黎城、东阳关、涉县之线，寻求敌人弱点或诱其暴露弱点而痛击之”的作战计划。战前，结合我同日军兵力、火力等差距较大的实际，对部长公路上的敌情作了详细侦察和分析。从侦察和战斗中缴获的文件得悉，该公路沿线各县城均有敌军驻守。其中黎城是敌之重要据点，驻有日军精锐部队第16师团和第108师团3000余人。根据敌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一旦我国攻黎城，涉县、潞城之敌必出兵援助。因此，我军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灭其救者的“围点打援”战法。以陈锡珪率第385旅第769团进攻黎城，并阻击涉县的小股援敌，另以2个团为预备队，在黎城周

边大造声势，设饵“钓鱼”，以吸引潞城之敌前来增援；以陈唐率第386旅3个团，在潞城至浊漳河畔的路河村之间设伏，一举歼灭援敌。

地点选择“奇”——平坦地形设伏。在明确打援任务后，伏击地点选择问题，又成为第386旅作战会上争论的焦点。伏击地点离“围点”的黎城太近，唯恐敌冲破包围，我攻城部队易陷入腹背受敌之困境；离敌据点潞城太近，敌一旦发现我企图，便有可能调回城内，无法完成“打援”任务。最后，在国民党的军用地图上，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神头岭。从地图上看，神头岭位于潞城、黎城之间正中心位置，且有高地、矮坡，公路从沟底通过，虽然壕沟不深，但在平原上打伏击，这已经是理想地形了。而以胆大心细著称的陈唐却执意要去神头岭现地一探究竟。结果，现地情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冷汗直流。原来神头岭附近地形与地图上完全不符，地图上公路从沟底通过，而实际却在光秃秃的山梁上，且山梁较窄，路两侧几乎没有隐蔽物，不便于大部队的隐蔽，攻击队形也难以展开。公路北侧虽有深沟，但不便于预备队运动，敌居高临下，反而会使我方陷入困境。

虽然按常理来讲，神头岭并不是打伏击

的好战场；但经过缜密的现地勘察，从来不打把握之仗的陈唐却认为，伏击战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地形不够险要，敌也肯定认为不会设伏，易产生麻痹心理，这正是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行伏击的绝佳之地；公路两侧虽隐蔽物较少，但却有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残存工事，且离公路仅几十米至百米，因该公路是敌常走的运输路线，早已对旧工事司空见惯，按照习惯性思维，敌根本无法预料和提前发现我在工事内隐蔽待机；山梁狭窄，我方部队不便于展开，但在突袭之下，敌更无法展开队形还击，“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

战术配合“奇”——兵火协同默契。3月16日凌晨4时，担负“钓鱼”任务的第769团开始突入黎城城内，与敌展开激战，不明真相的日军分别向涉县和潞城请求增援。涉县以数百人乘车来援，至东阳关被第769团主力阻击，被迫撤回涉县。与此同时，第386旅以1个连兵力，在潞城东北1505高地袭击潞城之敌，使敌不敢倾巢出援，分散其兵力，减轻主力伏击压力，最终致使敌抽调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9时，第30营，当日军增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后，第386旅3个主力

团从三面向敌突然发起攻击，拦头断尾掐腰，顿时将敌截为数段，犹如神兵天降，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四处奔逃。正如旅长陈唐所料，因公路地形狭窄受限，敌根本无法展开战斗队形，重火力更是无法施展，只能就地拼死顽抗。此时，火力协同的炮兵与以往将阵地设在步兵阵地之后实施间瞄射击不同，充分利用伏击地形居高临下，像步枪一样采取直瞄方式，并及时根据射击效果校正精度，取得了出奇成效。战斗接近尾声时，敌一股残部窜入神头村内企图凭借民房和窑洞固守待援，也很快被我军消灭。战至11时30分，除百余敌人由潞城方向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

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神头岭伏击战中，八路军战法运用精妙，地点选择准确，战术灵活多变，充分体现了游击战的精髓。此战之后，日军对八路军刮目相看，甚至还专门用汉字在自己的装甲车上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可见这一战对日军造成的威慑。就连在伏击战中逃跑的日本《东亚日报》随军记者本多浩沼也在《脱险记》中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令人难以琢磨。”